

docar 文川閣
入館特裝
在文川閣裝架古書書架 裝架裝架

中國歷代書目題跋叢書 第四輯

徐乃昌撰

積學齋藏書記



中國歷代書目題跋叢書 第四輯

徐乃昌撰 柳向春 南江濤整理 吳格審定

積學齋藏書記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積學齋藏書記 / 徐乃昌撰; 柳向春, 南江濤整理.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4. 10
(中國歷代書目題跋叢書. 第四輯)
ISBN 978-7-5325-7304-2

I. ①積… II. ①徐… ②柳… ③南… III. ①私人
藏書—圖書目錄—中國—近代 IV. ①Z842. 6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4)第 139195 號

本書出版得到國家古籍整理出版專項經費資助

中國歷代書目題跋叢書(第四輯)

積學齋藏書記

徐乃昌 撰

柳向春 南江濤 整理

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

(上海瑞金二路 272 號 郵政編碼 200020)

(1) 網址: www.guji.com.cn

(2) E-mail: guji1@guji.com.cn

(3) 易文網網址: www.ewen.co

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發行中心發行經銷

上海展強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開本 850×1168 1/32 印張 15.875 插頁 5 字數 280,000

2014 年 10 月第 1 版 2014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300

ISBN 978-7-5325-7304-2

K·1879 定價: 58.00 元

如發生質量問題,讀者可向工廠調換

《中國歷代書目題跋叢書》第四輯編選說明

明清以迄民國之古籍書目，存世者多達千餘種。《中國歷代書目題跋叢書》前三輯，已出版書目、題跋四十五種，頗受讀者歡迎。本輯廣續前編，斟酌去取，訪求秘本，專人整理，將收入以下各種：

- 一、新輯紅雨樓題記 徐氏家藏書目 明徐焯撰 據刻本、抄本及手跡整理
- 二、澹生堂讀書記 澹生堂藏書目 明祁承燦撰 據刻本及稿本整理
- 三、開有益齋讀書志 清朱緒曾撰 據翁氏刻本整理
- 四、愛日精廬藏書志 清張金吾藏並撰 據張氏刻本整理
- 五、雲間韓氏藏書題識彙錄 清韓應陞藏 鄒百耐纂 據稿本整理
- 六、傳書堂藏書志 蔣汝藻藏 王國維撰 據稿本整理
- 七、羣碧樓善本書錄 寒瘦山房鬻存善本書目 鄧邦述撰 據鄧氏刻本及手跡整理
- 八、積學齋藏書記 徐乃昌藏並撰 據稿本整理
- 九、二葉書錄（拾經樓鈔書錄 華鄂堂讀書小識） 葉啟勳、葉啟發撰 據印本及稿本整理

十、善本書所見錄 羅振常撰 據稿本整理

相關內容版本，由整理者撰寫說明，載於各本之首。本輯選目整理，略有以下側重：

一、重視藏書題跋、書志整理

前人藏書題跋、書志諸作，較之普通書目，著錄多出於撰者目驗，對圖書內容及版本之揭示較為深入，因而歷來受人重視。題跋與書志，雖較書目著錄為備，實則仍有差異。題跋形式不拘，內容專門，反映各書特色及撰者學養，足供後學參考，其不盡如人意處，或因篇幅有限，或則稍涉隨意。書志之作，通常覆蓋四部，品種繁多，其著錄體例整飭，描述詳備，雖不以議論見長，而實合於「述而不作」之旨。藏書志編纂盛於清末，民初流風未泯，諸家藏書雖已星散，藏書志未刊稿本猶有遺存，可供考察各書內容體例、撰者生平、抄刻先後、版本異同、存佚遞藏之助。本輯子目遴選，即以藏書題跋及藏書志為主。

二、重視稿本書目利用

本輯收錄藏書志多種，其中除《愛日精廬藏書志》曾經刻印，即取刻本為底本外，《雲間韓氏藏書題識彙錄》、《傳書堂藏書志》、《積學齋藏書記》整理，所據則為撰者稿本或抄稿本，原本分度各圖書館。《善本書所見錄》底本，則出於私家珍藏。現經複製整理，參互校訂，首度面世，彌足寶貴。化珍稀為常見，多賴各方同仁有力支持，在此謹致謝忱。

三、重視新編題跋書錄

書目文獻整理，不僅應關注已經抄刻成書者，又應利用資源作深度加工，如輯錄各書題跋、編校考訂舊目，事關學術，均可用力。本輯所收人《新輯紅雨樓題記 徐氏家藏書目》、《澹生堂讀書記 澹生堂藏書目》等，皆為名家所撰藏書、刻印記錄，此前未經結集，出於今人新輯，堪稱精心之作。如紅雨樓藏書原本星散，分藏海內外，整理者尋訪原書，校核考訂，不辭辛勞，已逾十載。澹生堂主人不僅以藏書及《澹生堂藏書約》名聞後世，其於古書評鑒、編目整理、存藏保護等亦多實踐，深具見地，議論文字散見於文集別著，茲經輯錄，與藏書目彙為一編。他如鄧氏《羣碧樓善本書錄》、《寒瘦山房鬻存善本書目》整理，曾取校原書題識。《二葉書錄》係合編葉氏昆仲《拾經樓紬書錄》（排印本）、《華鄂堂讀書小識》（稿本）而成。任事諸君，以一己之勞瘁，為讀者謀方便，非僅有功文獻，堪稱不負古人。讀者有心，諒蒙首肯，而書囊無底，搜羅未備，尤俟同好之增益。二〇一二年十月吳格識。

積學齋藏書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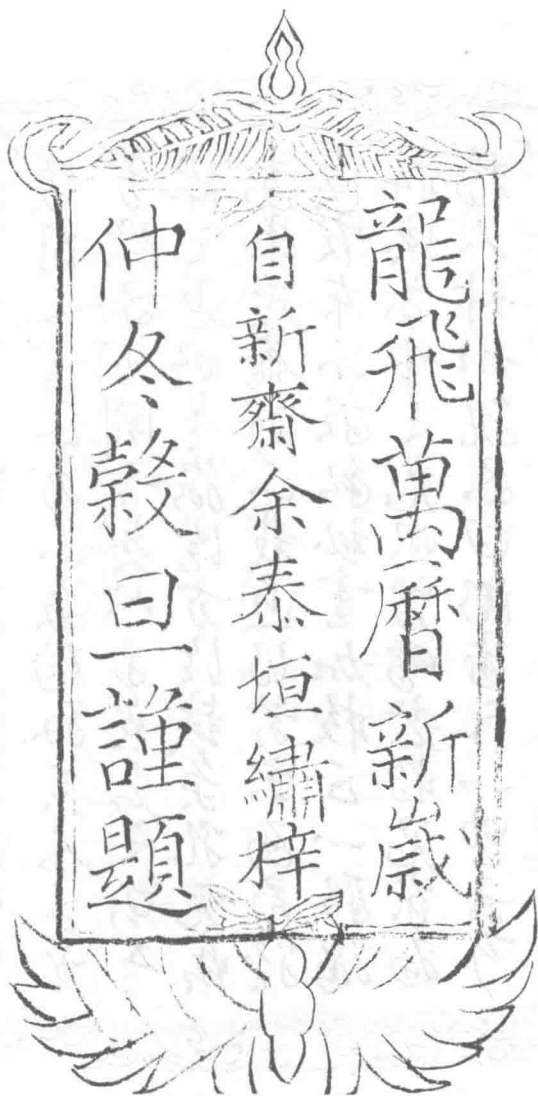
吳昌碩為《積學齋藏書記》題名，原置於上海博物館藏稿本之首

包孝肅奏議集十卷

史部詔令奏議類

宋包拯希仁撰明刊本每半葉十行行二十字黑口
 雙邊首有孝肅像次傳集次目錄前後稍有缺葉末
 有後序缺板之上截無年月姓氏攷其辭語乃其門
 人張田輯書跋也是書紹興間廬州教授吳祗若淳
 熙間合肥守趙磻老先後刻板正統元年豫章胡儼
 又為江西布政司參政方公正序以鈔梓嘉靖乙卯
 涇陽胡松刻於廬州序刻于廬萬曆甲寅閩漳戴熺又刻之
 此本字體古雅楷墨亦舊絕非嘉萬間刻本蓋正統
 本也

醫家之書不為不多，而孫真人亦重
方決不可闕古矣。以子重名之，則其
疎之也，明矣。孫氏方論錢氏孔元疾
毒，常度飛所不裁，近得前宗西蜀羅
逢官本，不敢私秘，重加校正，一新編
梓，與世共之。凡以醫鳴者，將見家而
精人，林和孰不曰：漸盛之一助云耳。



龍飛萬曆新歲

自新齋余忝垣繡梓

仲冬穀日謹題

整理說明

徐乃昌（一八六九—一九四三）^(一)，字積餘，號隨庵，又號衆絲，堂號有鯽齋、積學齋、鏡影樓、小檀樂室，安徽南陵人。清末外交家貴池劉瑞芬之長婿，與藏書家劉世珩爲郎舅之親。光緒十九年（一八九三）登賢書。官至江南鹽巡道，以新學、使才、鹽務負聲譽。光緒二十九年（一九〇三），曾率團考察日本學務，歸國即提調江南中小學堂事務，總辦江南高等學堂，監督三江師範學堂，振興新學，功莫大焉。辛亥後寓居上海，業工商，與舊友江陰繆荃孫、長洲葉昌熾、烏程劉承幹及劉世珩等往還密邇，汲汲於古籍之收藏、校刊。積餘生平以藏書、著書、校書、刻書爲職志，先後刻有《積學齋叢書》二十種、《小檀樂室彙刻閩秀詞》一百餘種、《鯽齋叢書》二十一種、《隨庵徐氏叢書》十種（民國五年復續印二十種）、《南陵先哲遺書》五種等，中多倩武昌陶子麟精雕精印者，時至今日，已爲近代精刻本之代表，甚爲現今藏書家所寶愛。又輯刻《隨庵吉金圖錄》、《小檀樂室鏡影》、《鏡影樓鉤影》、《積餘齋集拓古錢譜》、《積餘齋金石拓片目錄》、《隨庵藏器目》等，均爲考釋金石及古器物者必備之書。綜計積餘數十年間，校刻叢書十種，單行本十一種，合計共刻書二百五十餘部，五百六十餘卷。以一己之力刊刻圖籍如此之多，衡諸古

今，實屬罕見。民國三年（一九一四），積餘膺命主纂《南陵縣志》，十年問世。民國十九年（一九三〇），復總纂《安徽通志》，親撰《安徽通志稿·金石古物考》。二十年（一九三一），又與徽籍學者在滬發起影印出版《安徽叢書》（一九三二—一九三六）計三十部三百六十卷，於恢弘徽學，功莫大焉。積餘主要著作則有：《續方言》又補二卷、《南陵縣建制沿革》、《皖詞紀勝》、《積學齋書目》、《積學齋藏書記》、《徐乃昌日記》等〔一〕。

積餘致力藏書甚早。光緒十四年（一八八八），積餘年方二十，即於古書淵藪——京師琉璃廠得識著名學者江陰繆荃孫（筱珊）。繆氏係近代著名版本目錄學家，先後參與創建南京圖書館前身——江南圖書館及國家圖書館前身——京師圖書館，其版本目錄學之相關實踐及著述，於當時及後世影響極大。繆氏關於古書善本之標準以及善本書志之撰寫方法，至今仍為學界奉為金科玉律〔二〕。積餘與繆筱珊訂交，使其眼界大為提高，於其日後之古籍鑒定、收藏、刻書事業，助力匪淺。積餘之藏書，自云「無地無時，見即收獲」。故其弄藏之豐，一時頗具盛譽。然其辭世未幾，抗戰期間徐氏積學齋藏書即陸續散出。即積餘後嗣，亦嘗於滬上設肆售書，而南北書賈聞訊紛紛雲集滬上購求徐氏遺藏，其中精品，多歸於天津李嗣香、青州黃裳及福州林葆恒〔四〕。然積學齋所藏甚富，並未因積餘之歿而完全星散〔五〕，如其所藏金石碑刻拓本萬餘，即於解放初期經其女徐姮之手，捐諸今華東師範大學圖書館〔六〕。

積學齋藏書大略有如下特色：一、收藏範圍廣泛。無論傳統之經史子集四部及佛經道藏，以及近代

社會科學、應用技術等諸門類之典籍，均係其收藏目標。二、不專以宋元刻本爲搜求目標，亦重視明清罕傳之祕本、鈔本。三、重視收藏清人文集、詞集，重視鄉邦文獻。四、重視金石書籍及金石拓本之收藏。積學齋舊藏，多存鈐印。其藏書最常用之印係「積學齋徐乃昌藏書」朱文楷書長方形印。除此之外，常用藏印尚有「徐乃昌讀」「朱文方印」、「徐乃昌暴書記」「朱文長方印」、「徐」押朱文小方印、「南陵徐乃昌審定善本」「朱文方印」、「徐印乃昌」「白文方印」、「南陵徐氏」「朱文方印」、「積餘祕笈識者寶之」「朱文長方印」、「積學齋」「朱文長方印」、「南陵徐乃昌刊誤鑑真記」「朱文長方印」、「南陵徐乃昌校勘經籍記」「朱文長方印」等。又有「徐乃昌馬韻芬夫婦印」「朱文扁方印」一方，則係積餘與夫人懷寧馬氏共同賞鑒之用。而尤可說者，其「積餘祕笈識者寶之」「朱文長方印」，據黃裳所言^七：「徐乃昌書之鈐有『積餘祕笈識者寶之』印者，皆版本之不易辨識，以告無目之流者。」則其自有妙用可知。而積餘於鑒藏一道自詡之狀，亦可概見。

積餘生平所交，多當日勝流，同時代之衆多學者、詩人、藏書家、金石家皆與積餘交往密邇。或彼此交流，品評藏品，或賞奇析疑，砥礪學問。而類此之學術氛圍及與此相關之良好之人際關係，於積餘自身學問、見識之提高及藏書事業之開展，無疑極具重要意義。如其《積學齋藏書記》中所收《張來儀文集》一卷即爲其舊友章氏式訓堂鈔校本，文云：「此係亡友章碩卿手景四明盧氏本，并過錄黃復翁跋五則。碩卿，名壽康，會稽人。此本即碩卿所贈。有『會稽章氏』白文方印、『會稽章氏式訓堂藏書』朱文長方印、『壽康讀過』白文方印、『壽康手校』朱文方印、『布衣煖菜根香詩書滋味長』朱文方印。」凡此可見積

餘之交遊與其藏書之關聯。

積餘一生收書、藏書達五十年之久，所藏至爲宏富，然藏品之數量及質量究竟如何，因徐氏未曾披露而向來不得其詳。所幸徐氏曾先後編撰《積學齋藏書目》及《積學齋藏書記》，一爲藏書目錄，一爲善本書志，皆得歷經劫難，流傳至今，可供覆案。據核，國內現存徐氏藏書目之稿本、鈔本有：一、國家圖書館藏《積學齋藏書目》鈔本，九冊。二、上海圖書館藏《南陵徐氏藏書目》稿本，存一冊。所錄圖書，頗多善本。三、華東師範大學圖書館藏《積學齋善本書目》及《金石拓本目錄》稿本。四、南開大學圖書館藏《積學齋書目》一卷。五、據傅丁福保曾藏《隨庵徐氏藏書志》，然卷數不詳，存佚亦不可知。經由上述數種目錄，可約略窺知積學齋藏書之大致規模及特點。而其藏書之相關書志，則存鄭振擇舊藏三冊鈔本《積學齋藏書記》四卷，現存國家圖書館。此本係素紙所鈔。每半葉十一行，行二十字，小字雙行。前有繆荃孫序。卷一、卷四首有「長樂鄭振鐸西諦藏書」朱文方印，卷二、卷三末有「長樂鄭氏藏書之印」朱文長方印。此帙曾入中華書局《清人書目題跋叢刊》選目初稿，擬爲影印行世，然未知何故，終未面世。直至二〇一〇年，國家圖書館出版之《清代私家藏書目錄題跋叢刊》中，始將此書收入第十八冊，自此得以爲研究者所利用。惟美中不足者，國家圖書館（以下簡稱「國圖」）所藏此西諦舊存鈔本，本非積餘《積學齋藏書記》全本。另外，上海國際商品拍賣公司二〇〇七年秋拍中，曾有編號爲一四三之吳縣潘氏藏書目錄一冊，首頁首行即載《積學齋藏書記》六冊一種。此書下落如何，現在已難確知。然由此可見，《積學

齋藏書記》成書後雖未經付梓，卻曾屢經鈔錄而得以流傳。

現知《積學齋藏書記》之最全本，爲上海博物館（以下簡稱「上博」）所藏稿本九冊。全書皆以藍格鈔書紙工筆鈔錄，文字乃至篇目，多經積餘親筆校核刪改。每半葉十行，單欄，黑口，右耳有「積學齋鈔書」五字。書前又有二紙未訂，爲繆筱珊所作《積學齋書目序》、「書目」二字後經墨筆改爲「藏書記」三字。此二紙每半葉十行，左右雙欄，白口，雙魚尾，欄外左下有「蕩香簪鈔」四字。此序又見於繆荃孫《藝風堂文漫存·乙丁稿》，文字未見歧異。綜觀此《藏書記》之主體，類分經史子集四部，經部下復分易類、書類、詩類、禮類（周禮之屬、儀禮之屬）、春秋類、孝經類、五經總義類、四書類、樂類、小學類（訓詁之屬、字書之屬）；史部下復分正史類、編年類、別史類、雜史類、詔令奏議類、傳記類、史鈔類、載紀類、地理類、職官類、政書類、目錄類、史評類；子部下復分儒家類、兵書類、法書類、醫家類、天文算法類、術數類、藝術類、譜錄類、雜家類、類書類、小說類、道家類、釋家類；集部下復分楚辭類、別集類、總集類、詩文評類、詞曲類等。全書著錄積學齋所藏各類典籍九百二十二部，其中以明本、鈔本最爲大宗，宋元本及稿本相合亦約百種之多。除此之外，亦間收域外漢籍如和刻本、高麗本等。

然細考上博所藏《積學齋藏書記》九冊稿本，此書實可分爲三部分。一爲主體，計經部一冊，史部一冊，子部、集部各兩冊。此六冊，共著錄典籍六百六十三部。中存繆荃孫撰序，卷前有雙鉤吳昌碩乙卯暮春篆題「積學齋藏書記」書名一葉。每一題名之下，又標有所屬類目。餘三冊又分兩部分，則可視爲《續

記》，但題名之下，均無類目名。一爲一冊，經史子集四部全，共著錄典籍九十四部。一爲兩冊，卷前有素紙書目錄，經史子集四部全，共著錄典籍一百六十六部。

以《積學齋藏書記》的國圖藏本與上博藏本比較：國圖藏本所收亦以經史子集編類，每類一卷，共計著錄六百九十一部，即經部八十五部，史部一五四部，子部二二五部，集部二二七部。以版本論，則有宋刻本三十四部，元刻本五十部，明清刻本三四四部，稿本二十一部，鈔本二四二部。國圖藏本與上博藏本相重合者有六百六十三部，國圖本所收有二十八部不見於上博藏本，其中子部二十四部，集部四部。又國圖鈔本著錄各書，題名之下亦未標注類名，與上博本之後兩種相同。綜合諸種因素，大概可以推論，國圖本當據《藏書記》初稿本鈔出，上博本則爲徐氏家藏之本，後來又經徐氏屢次改定者。而改定之定稿，即上博本之主體部分，均經徐氏補加類名。其餘兩部分，則雖經徐氏親手改動，但似並未最終定稿，且未加類名，故未與主體部分合併。而其成稿，當亦較晚，爲徐氏陸續撰成，此觀《藏書記》中錄有陳乃乾跋文可知者^(八)。

或者以爲《藏書記》實係繆荃孫代撰之作，此說之始作俑者當爲海寧陳乃乾氏。陳氏於所著《上海書林夢憶錄》中云^(九)：「筱珊晚年以代人編藏書目錄爲生財之道，人亦以專家目之，造成一時風氣，如今之翰林先生爲喪家點主題旌然。已刊行之丁氏《善本書室藏書記》、《適園藏書記》，自撰之《藝風堂藏書記》及未刊之《積學齋藏書記》、《嘉業堂藏書志》皆出其手。」陳氏二十年代初曾坐館於積學齋兩載，館課

之餘，又嘗助徐氏編纂諸書，賓主相得甚歡，故其說理當有據。然積餘此書，其初稿當完成於繆氏序言撰作之前，觀筱珊序中所言「今編《藏書記》，高有尺許」可知。而此時陳乃乾則尚未坐館徐氏，故其是否確實瞭解內情，抑或僅係懸揣之詞，甚難確認。筆者曾以陳氏此說詢諸《陳乃乾文集》及年譜之編者海寧虞坤林先生，虞先生答覆亦以爲甚難核實。今夷考繆荃孫所撰《藏書記序》，其中言及「積餘爲此《記》，時浼余三子僧保助之讎校」。以理核之，此書之作似與繆氏無關。又據筱珊《藝風老人日記》，僅丁巳冬月十三日提及此書，云「○」：「撰《積學齋書目序》。」除此之外，並無一語涉及《積學齋藏書記》之撰作乃至修訂。反觀繆氏代撰之《嘉業堂藏書志》等作，均可於繆氏日記中找到蹤跡。可見《藏書記》之撰作，當與筱珊無涉。尤足證其非筱珊操刀者，爲《藏書記》中所錄陳乃乾本人之跋文。該跋文撰於民國癸亥（一九二六），此時筱珊墓木早拱。又有可說者，即《藏書記》中不乏對於繆氏《藝風堂藏書記》糾正之處。如《續二》「類編曆法通書大全九卷」條云：

題「臨江宋魯珍輝山通書，金谿何士泰景祥曆法，鼇峰熊宗立道軒類編」。明刻本。每半葉十二行，行二十字。墨口，雙邊。繆氏藝風堂舊藏。卷三「年命修造」條內已引至弘治十七年，而繆氏《藏書記》乃以「前朝公規」條內之「至正春牛經式」繆《記》「至正」誤作「至元」。爲元刻之證，誤矣。

再如《續一》「□竹藏板三教源流搜神大全七卷」條云：

不著撰人姓氏。明刻本。每半葉十四行，行二十八字。白口，單邊。內分儒氏、釋氏、道教三教源流。每段前列畫像，後繫小傳。江陰繆氏《藝風堂藏書記》著錄云爲元刻，並載行款，每半葉十四行，行二十四字。按是書「天妃娘娘」一則載「我國初成祖文皇帝七年，中貴人鄭和通西南夷，禱妃廟，徵應如宋歸命。遂敕封護國庇民妙靈昭應弘仁普濟天妃，賜祠京師，尸祝者遍天下焉」等語。成祖遣鄭和通西南夷係明永樂年間事，即俗傳三寶太監下西洋是也。又「蕭公爺爺」一則載：「宋咸淳間爲神，大元時以子蕭祥叔死而有靈，合祀于廟。皇明洪武初，嘗遣官諭祭。永樂十七年，其孫天任卒，屢著靈異，亦祀於此。」則是刻在明永樂十七年後矣。長沙葉郎園影刻是書，即借繆氏藏本。曾編入《麗樓叢書》，劉肇隅編《葉氏刻書提要》亦云明刻，并謂毛氏《汲古閣珍藏祕本書目》載有元板《繪圖搜神廣記》前後集二卷，此明時據以改題，加入當時諸神封號。頗有見地，然係虛擬之詞。今據書中「天妃娘娘」、「蕭公爺爺」兩條，其爲明刻益信^(一)。繆氏以爲元槧，殆誤。又此本行款爲二十八字，繆氏亦誤記爲二十四字也。有「文軒鼎書」朱文長方印、「徹玄」朱文方印、「荃孫」朱文長方印。

此皆可見積餘編撰《藏書記》之時，雖曾屢屢參考《藝風堂藏書記》，然並非一味盲從，而是有所甄別。繆筱珊於《積餘齋藏書記序》中，於此書頗爲推重，云：「國朝以來，錢遵王《敏求記》爲人所重，然鈔刻不分，宋元無別，往往空論，猶沿明人習氣。若《也是園書目》、《汲古》、《滄葦》僅存一名，更無論已。

積餘此《記》，其書必列某本舊新之優劣，鈔刻之異同，宋元本行數字數，高廣若干，白口黑口，魚尾旁耳，展卷具在，若指諸掌，其開聚書之門徑也。備載各家之序跋，原委粲然，復略敘校讐、考證、訓詁、簿錄彙萃之所得，各發解題，兼及收藏家圖書，其標讀書之脈絡也。世之欲藏書、讀書者，循是而求，覽一書而精神、形式無不具在，不勝於《敏求記》倍蓰乎？」今以《藏書記》覈之，其所著錄款目，均以題名、卷數高一格書寫，下記撰者、版本、行款、序跋、印記等。於其有疑者，間加考證。於其罕見者，錄其序跋、題記。如史部「新刊真楷大字全號摺紳便覽三冊」條：

明萬曆十二年刊本。首冊藍印，每半葉十行。二、三冊墨印，每半葉十六行。首題「新刊南北直隸十三省府州縣正佐首領全號宦林備覽」，每冊後有「北京宣武門裏鐵匠衚衕葉鋪刊行麒麟爲記」一行。字體清晰，紙張闊大，與今之《摺紳》迥不相同。是書在當時斷無人珍惜，而數百年後轉成希世珍，亦奇遇也。此書本阮文達公孔夫人奩中物，《瀛洲筆談》記之。有「揚州阮氏」朱文、「瓊嬛仙館」朱文兩方印，「文選樓」朱文長印，「孔子七十三代長孫女」朱文、「闕里」朱文兩方印。而復鈔錄繆荃孫、曹元忠、李詳、鮑毓東等人之題跋、考證於後，俾可全面瞭解「摺紳錄」之性質及該書之刻印特點、流轉經過。此書現藏國家圖書館，爲研究明代政治史及北京地區印刷史、書籍發行史之珍貴文獻。推考其淵源，讀者不得不對其舊日藏家感謝有加。

積餘亦間有考證者。如史部「殘本後漢書」一條，行款等內容之下，先錄沈曾植之跋，復以積餘自己

之校勘考證結果錄之於後，以證沈說之誤：

按：是書宋刊宋印，瞭然無疑。宋諱缺筆凡十四字。然首尾俱闕，未敢證其為何時刊本。沈乙老考爲慶元本，建安黃宗仁善夫所刻，即武英殿官本之祖。茲取殿本校之，「正予樂」，殿本「予」誤「雅」；「發大簇之律」，殿本「太」誤「大」；「徙江陵王羨爲西平王」，殿本作「徙江陵王恭爲六安王」，按何義門校，當云「徙江陵王恭爲六安王，廣平王羨爲西平王」，方與上下文合；「和帝紀第四」，殿本作「和殤帝紀第四」；「討北匈奴取吾伊吾廬地」，殿本「廬」誤「盧」；「復置涿郡故安鐵官」，殿本「安」誤「鹽」；「朕且權」，殿本「權」下有「禮」字；注「但因計」，殿本「計」下多「吏」字。按「正予樂」、「朕且權」二條，乙老因其爲《考證》所云與宋本合，決其爲殿本之祖本。然「徙江陵王羨爲西平王」一條，二本一脫「恭爲六安王廣平王」八字，一脫「廣平王羨爲西平王」八字，得此一證，已足見此本非殿本所自出矣。又「復置涿郡故安鐵官」一條，殿本作「故鹽鐵官」。考故安，縣名，屬涿郡，永元十五年置鐵官，地不近海，焉得有鹽官？義門校語云「考『安』字誤『鹽』字」，而不云宋本，是何氏所見宋本非此本無疑。此又一證也。惜只存二卷，未克盡校之。然此本之佳處，已班班可見矣。

現存之上博藏鈔本《積學齋藏書記》六冊與《續記》三冊雖不能完全反映徐氏藏書情況，然其無疑爲徐氏積學齋中藏書精華之記錄，對於研討積學齋舊藏之規模與質量，具有重要之參考價值。所以言此者

有三：其一，《藏書記》可反映徐氏藏書精華之所在，有助於後人瞭解積學齋善本藏書之構成及特點。徐氏收藏之富，同時之人即皆豔羨不已。而考《積學齋藏書目》著錄圖籍雖達七八千種之多，然積學齋中所藏之宋元刻本，卻並未錄入，即以明刻本而言，亦僅寥寥百餘部而已。故《藏書目》當係徐氏所藏普通典籍之目，不足以表現積學齋主人藏書之質量與眼界。反觀《藏書記》及《續記》，皆能翔實著錄所藏宋元佳槧、名家鈔稿之版本、行款、形製、遞藏、撰著者、校刊者、收藏者等信息，揭示出徐氏之收藏特色於豐富之清人文集以外，復有兩端。甲、重視宋元刻本之收藏。《藏書記》及《續記》之中，著錄宋元刻本八十餘部，雖未能反映積學齋所藏宋元本之全貌，然所揭示之善本正是積餘賴以刻印《隨庵徐氏叢書》正續編等書之底本，足見積餘藏書之用意所在。乙、重視名家稿鈔本之收藏。著錄於《藏書記》之稿鈔本中，不乏名家真跡、傳世孤本，如甘泉焦里堂之《天元一釋》、《揚州足徵錄》稿本，長洲何義門校鈔本《歸潛志》等，莫非難得之佳本。其二，著錄翔實可信。每一款目，詳述其行款、遞藏、序跋、印記，使讀者如對原書，且便於日後追尋其流傳蹤跡。如據《藏書記》之著錄，可斷所收之《新刊真楷大字全號搢紳便覽》即《中華再造善本續編》中所收之本。惟國圖以此書後二冊別為《新刊南北直隸十三省府州縣正佐首領全號宦林備覽》，分別著錄，致影印之際，僅收入其第一冊。今以《藏書記》覈之，可還原書舊觀。其三，《藏書記》保存諸如何焯、翁方綱、錢大昕、黃丕烈、顧廣圻等名家題跋一百餘篇，或不見於作者本集，或與流傳文字相異，於輯逸補缺、確立文本，極具價值。如「殘本後漢書」條所收之沈曾植題跋，未見於

《寐叟題跋》，且亦不見於《沈曾植年譜長編》，足以補其生平之闕。沈氏跋云：

殘宋本《漢書》每葉二十行，行十八字，楮墨精絕，世所稱慶元本，建安黃宗仁善夫所刻也。黃氏刻《史記》、前後《漢書》，其《史記》為王延詰本之祖，《正義》最完。其兩《漢書》為武英殿官本之祖，三劉《考異》亦最完。今以殿本《考證》「正予樂」（卷三）、「朕且權」（卷四）兩條覈之，所稱宋本，皆與此合，知所據即此本矣。積餘藏書至富，而珍此殘本，是真所謂閱千劍而知劍者。宣統五年三月，嘉興沈曾植記。

再如《藏書記·續一》「經典考證八卷」條，其著錄版本為「道光間遊道堂刻本」，可補《文祿堂訪書記》中僅言「許印林校原刻本」之不足^(一)。其所錄許瀚之跋文，亦可補《文祿堂訪書記》中之闕字。又如「新刊真楷大字全號摺紳便覽」條所錄興化李詳題詩四首，雖已見諸《李審言文集》中，然字句頗有歧異，如第一首：「廣招重反舊藏書，新市平林過眼虛。不與萇弘同化碧，固應值得百車渠。」末句「百車渠」，《文集》本作「白車渠」^(二)。「車渠」即碑礪，蓋喻書之價值甚高。審言熟精詩學，嘗有《杜詩證選》之作，此句即係化用杜甫《謁文公上方》「金篦刮眼膜，價重百車渠」句，故《藏書記》中所錄可正《文集》作「白」字之誤。又《續一》「元包經傳五卷元包數總義二卷」條，錄存陳乃乾之跋，未見於《陳乃乾文集》，不惟可補其不足，且可與《文集》中所收之文對勘，明瞭陳氏之真實態度，并藉以知曉陳氏諳習人情、通曉世故之狀，知人論世，得此最足為證。《藏書記·續一》所錄陳氏跋云：

此明仿宋本《元包經傳》五卷、《元包數總義》二卷，南陵徐氏積學齋藏書也。癸亥五月，書友羅經之攜示宋刻大字本，遂校改于此本上。宋本亦八行十六字，唯不若此本之整齊。避諱至「慎」字止，「玄」作「元」、「恒」作「常」，「霆」字避順祖嫌名，作「霆」。凡宋刻訛字，此本悉已改正。欲求以宋刻正此本之訛者甚少，見宋刻益知此本之善，質之隨庵先生以爲然否？海寧陳乃乾。

此條可與《陳乃乾文集·序跋》中「宋刻《元包經傳》跋」對讀，該條云（一四）：

《元包經傳》五卷、《元包數（志）「總」義》二卷，南宋刻本。避諱「玄」、「慎」字止。「玄」作「元」，「恒」作「常」，「霆」避順祖嫌名（作），作「霆」。明刻源出於此，故行款相同。開卷楊揖序「蒞官之三日」，明刻訛「官」爲「官」。張澆跋「得同年張公文澆所爲數義」，明刻訛「數」爲「疏」。他如「牙」即「互」字，明刻誤改爲「妄」；「罰」與「剛」同（見李江注），而明刻改正之「罰」字爲「剛」。凡此皆是以正明刻之訛者。癸亥五月獲徵此書，與明刻互勘一過，爲書其後，以志眼福。

《藏書記》中所收陳氏之跋，作於陳氏坐館積學齋之際，故於東家之物稱道備至，以爲「見宋刻益知此本之善」。而陳氏鑒別，實係祖傳青箱之業，自可分別積餘藏本之良窳，故讀其辭館之後發表之跋文，方可知曉其真實見解。

《藏書記》中，復存在同書收存數條款目之情形。如《鐔津文集》，《藏書記》中即收有兩條款目，一爲《集部》「鐔津文集十九卷」條：

藤州鐔津東山沙門契嵩撰。明支那本，萬曆丙午刊。每半葉十行，行二十字。白口，雙邊。首有熙寧八年陳舜俞所撰《行業記》。契嵩，姓李氏，字仲靈，藤州鐔津人。慶曆間居杭州靈隱寺，仁宗賜號明教大師。《四庫》「著」錄，凡文十九卷、詩二卷，附他人所作序、贊、詩、題、疏一卷。此本文十九卷，蓋詩未合刊耳。

一爲《續一》「鐔津文集二十卷」條：

宋藤州鐔津東山沙門契嵩撰。集分《原教》、《廣原教》、《孝論》、《皇極論》、《中庸解》、《問兵》、《問霸》、《論人品》、《非韓》三十篇并書、記、誌等。前有陳舜俞《鐔津明教大師行業記》。每卷附音釋。明南京聚寶門外雨花臺經房孟洪字印行。梵夾本。每半葉六行，行十七字。

兩者相較，則不惟有助於此書版本之鑒別，且可知其卷次分合之詳情。凡此諸般，《藏書記》中所錄正復不少，皆可有助於輯佚、校勘及鑒定，其文獻價值不需贅言。

總而言之，積餘一生事業固足稱道，而其心血所關之藏書，尤足表彰。《積學齋藏書記》及《續記》所錄，正係當日積餘朝夕摩挲之珍本祕笈之實錄，得此一編，不僅可見積學齋舊日風光，亦可從中窺見積餘之情懷。

此次整理以上海博物館所藏《積學齋藏書記》稿本爲底本，由柳向春撰寫《整理說明》，標校正文及《續一》、《續二》；由南江濤標校《附錄》。

〔一〕 積餘之生卒及生平大概，可參楊成凱《南陵徐乃昌的墓表和墓誌銘：略及人物生卒的查考》，見於《文獻》二〇〇六年第三期，第一二七—一三二頁。

〔二〕 參李弘毅《稿本〈徐乃昌日記〉的文獻價值》，見於《文獻》二〇〇三年第四期，第二二六—二四〇頁。

〔三〕 參陳乃乾《上海書林夢憶錄》，見於《陳乃乾文集》之《海上書林》，虞坤林整理，國家圖書館出版社，二〇〇九年，第九—一〇頁。

〔四〕 黃裳《來燕榭書跋》（增訂本）「林下詞選」條：「余近得詞集二百種於侯官林氏，皆南陵徐氏遺藏。蓋積餘生前以詩餘三十許廚歸之林氏者。然積餘所藏詩餘佳本實未全人林家也，此《松陵詞選》蓋即其一。並世不知尚有第二本否，姑懸一願於此。乙未十一月初二日夜半。」中華書局，二〇一一年，第二九二頁。

〔五〕 黃裳《拙政園詩餘》「竹笑軒吟草」條云：「由石麒引領訪問的另一位藏書家是徐乃昌家。其時徐積餘逝世已久，家中還掛著徐夫人馬韻芬過生日的壽幛，主人隨意取出幾種清刊小冊，都有徐氏藏印，即按書市標準，付價攜歸。此際積學齋的舊藏早已散見市上，但徐積餘的收藏實在既深且廣，不可窺視。經石麒取得的就有明末刊阮大鍼詩三集，康熙刻納蘭的《通志堂集》，和罕見的清人別集詞集等，不可勝計。如康熙中徐毓刻的龔鼎孳的《香嚴齋詞》，中收與顧橫波（媚）漫遊湖上諸詞，詞前多有小序，每數百言，後印及諸選本皆刪去不存。積餘所藏得意之書，必鈐「積餘祕笈識者寶之」小印。積學齋所藏清詞後讓歸林子有（葆恒），然奇祕之冊實未盡出也。」見於《收穫》二〇一一年第五期。

〔六〕 參張光武《城南憶舊》，見於《文匯報》二〇〇七年三月十三日。

〔七〕 《來燕榭書跋》（增訂本）「蕭雲從繪像楚辭」條，第一六頁。

〔八〕 陳跋見下文所錄。

〔九〕 見於《陳乃乾文集·海上書林》，虞坤林整理，國家圖書館出版社，二〇〇九年，第九頁。

〔一〇〕 繆荃孫著《藝風老人日記》，北京大學出版社，一九八六年，第三一一一頁。又繆氏《藏書記序》未署「歲在強圉大淵獻長至日」，此文又見於《藝風堂文漫存·乙丁稿》，文亦同。「強圉大淵獻」即民國丁亥年（一九四七），而繆氏卒於己未（一九一九），故此一署款實爲筆誤。據《藝風老人日記》載，此序實爲丁巳年（一九一七）所作，故「大淵獻」當爲「大荒落」之誤。

〔一一〕 按：原稿自「長沙葉郎園」至「其爲明刻益信」均經刪去。

〔一二〕 《文祿堂訪書記》卷一，柳向春整理，上海古籍出版社，二〇〇七年，第四一頁。

〔一三〕 李詳著《李審言文集》，江蘇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九年，第一三三二頁。

〔一四〕 原載《國學月刊》第二期，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十日。

整理凡例

一、底本爲稿本且非定稿，故體例不一，今多襲其舊貫，仍爲三部分，即正文及續一、續二。另以國家圖書館所藏鈔本溢出之二十八種作爲附錄。

二、底本多用異體、俗體字，爲保持原貌，多未擅改。明顯訛字，則隨文改正。

三、正文部分，原稿已按經史子集分冊，並標明類目，今依其舊；續一、續二部分除極少數幾部書標有類目外，其餘均未標出，亦仍其舊。

四、底本間有夾條，皆加注於相關條目之下。

五、底本多有刪改之處，所刪文字，仍隨文錄出，置於括號之中，並加以說明。

積學齋藏書記序

南陵徐積餘觀察，德行純竺，問學淹雅，收藏富有，冠冕皖南。所刻有《積學齋》、《鯽齋》兩叢書，又刻《閨秀詞》百家，仿宋元刻曰《隨庵叢書》前後兩集，風行海內，儒者宗之。今編《藏書記》，高有尺許，謂余曰：「余之蓄書，初自弱冠，今年五十，無地無時，見即收獲。自媿力薄，止有此數。分類編纂，僅僅成編，子其爲我敘之。」余與積餘戊子秋間晤於琉璃廠書肆，談及經籍目錄，如瓶瀉水，余心佩焉，因以訂交，迄今卅年，何敢以不文辭。夫目錄之學，始於向、歆，以私家著錄屹立於天壤者，以昭德晁氏與安吉陳氏爲最。國朝以來，錢遵王《敏求記》爲人所重，然鈔刻不分，宋元無別，往往空論，猶沿明人習氣。若《也是園書目》、《汲古》、《滄葦》僅存一名，更無論已。積餘此《記》，其書必列某本舊新之優劣，鈔刻之異同，宋元本行數字數，高廣若干，白口黑口，魚尾旁耳，展卷具在，若指諸掌，其開聚書之門徑也。備載各家之序跋，原委粲然，復畧敘校讐、考證、訓詁、簿錄彙萃之所得，各發解題，兼及收藏家圖書，其標讀書之脈絡也。世之欲藏書、讀書者，循是而求，覽一書而精神、形式無不具在，不勝於《敏求記》倍蓰乎？積餘爲此《記》，時挽余三子僧保助之讐校，余得以盡窺全豹而知其非夸也。而所收國初及乾嘉時之善

本尤多，以時近不入《記》。荃孫得國朝人文集千種，以比積餘所藏，猶小巫也。昔阮宮保耳順之年，龔定庵爲《年譜第一序》，即以稱祝。今積餘年方五十，余亦爲《藏書記》第一序，稱祝如之。他日年愈尊，搜羅愈廣，爲編《續記》，再爲序之。書此以當息壤。歲在強圉大淵獻長至日〔二〕，江陰繆荃孫序。

校注

〔一〕 按：此有誤，「強圉大淵獻」爲丁亥，係民國三十六年，時繆荃孫已逝。此當作「強圉大荒落」，即丁巳，係民國六年。

目 録

《中國歷代書目題跋叢書》第四輯編選說明	一
整理說明	一
整理凡例	一
積學齋藏書記序	一
積學齋藏書記 經部	一
周易兼義九卷略例一卷音義一卷 經部易類	一
易釋文一卷 經部易類	一

李氏易傳十七卷	經部易類	二
楊氏易傳二十卷	經部易類	二
周易傳義附錄十四卷	經部易類	二
雕菰樓易學三書	經部易類	三
附釋音尚書注疏二十卷	經部書類	三
尚書正義二十卷	經部書類	四
禹貢鄭注釋二卷	經部書類	四
附釋音毛詩注疏二十卷	經部詩類	四
詩說十二卷	經部詩類	五
嚴氏詩緝三十二卷	經部詩類	五
詩考四卷	經部詩類	五
六家詩名物疏五十五卷	經部詩類	六
毛詩草木鳥獸蟲魚釋十二卷	詩地理釋四卷	六
韓詩外傳十卷	經部詩類	八
附釋音周禮注疏四十二卷	經部禮類	九

儀禮經傳三十七卷續二十九卷	經部禮類	九
儀禮圖十七卷旁通圖一卷附儀禮十七卷	經部禮類	一〇
附釋音禮記注疏六十三卷	經部禮類	一〇
禮記集說十卷	經部禮類	一〇
司馬氏書儀十卷	經部禮類	一一
大戴禮記十二卷	經部禮類	一一
大戴禮記十三卷	經部禮類	一一
文公家禮儀節八卷	經部禮類	一二
春秋經傳集解三十卷	經部春秋類	一二
附釋音春秋左傳注疏六十卷	經部春秋類	一三
監本附音春秋公羊注疏二十八卷	經部春秋類	一三
監本附音春秋穀梁注疏二十卷	經部春秋類	一四
春秋左氏傳三十卷	經部春秋類	一四
春秋公羊傳二十卷	經部春秋類	一五
春秋穀梁傳十二卷	經部春秋類	一五